

值得借鑑的台灣醫療文化

——舉台灣榮民總醫院為實例——

文◎ 梁中英

活到老年，我們最在意的是醫療，身體再硬朗，也有衰敗的一天，不管是富是貴，誰也躲不過年老病弱這一關。我中華民族十幾億人口，包含僑居世界各地的華裔，在老有所醫的這方面，我認為最幸福的是生活在台灣的居民。

七〇年代末，中國的大陸政府開始推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其中很多施政方式其實是借鑑於當時「錢淹腳目（腳踝）」，已躍登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。不想他們截長補短、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，四十年後不但追上台灣，甚至超越而令台灣瞠乎其後了。記得三十年前我初返大陸，曾建言應特別注重教育及醫療，如今大陸在教育方面已見明顯進步，但醫療方面仍待努力。台灣邁向人性化醫療的

目標從未停步，正所謂一路走來，不改初衷，所以台灣的醫療文化依然是

一大強項，值得大陸以之為鑑。

若問台灣的醫療文化是如何逐步改進的？我要舉台北榮民總醫院為實例，細說其六十年來的遞嬗。榮總建立於一九五八年七月，我和外子劉俊三初次進入，第一期建築工棚尚未拆去，我們也並非為看病，而是造訪一位我在香港調景嶺認識的李錫詢學長，他當時已在國防醫學院結業派到榮總實習（後來是台灣著名的心臟血管科醫生）。初建的榮總僅是一組「非」字型的平房，包含辦公室、診間、病房、甚至醫生宿舍，其規模比台大醫院或三軍總醫院小得多，所以並未引起我們的注意。後來聽我叔祖父梁漢明將軍述說榮總得以建立的由

來，我們才認識這是一間別具重大意義的醫院。

叔祖父說：他常去郊區釣魚，認識一些從大陸撤來的退伍老兵，他們沒能力成家，將在台灣孤身終老，最害怕臨老多病，誰來照顧？恰巧當時來了一大筆美國的經援款，政府本準備發放給一批退休老將軍作為安家之用，叔祖父率先建議最好以之籌建一間可免費醫療榮民（退伍軍人）的醫院，他捨己為人的呼籲獲得同袍們一致贊同，榮總才有了第一期的建築及開辦費用。

日後隨著台灣的逐漸富足，六十年來榮總的擴建工程、增添設備以及加強編制持續進行，終於成為台灣數一數二的著名大醫院。初期在平房後建樓房名「中正樓」，後來平房全部



拆去，原址建成一座二十層的巍峨大樓，「中正樓」名稱也從後座移了出來，後座則改稱「思源樓」。爲了適應門診病患的增多，先後又建第一門診大樓及第二門診大樓，最宏偉的第三門診大樓近年來才落成，全院門診的掛號、計價、領藥的窗口均集中在第三門診的大廳。過去門診病患最抱怨的是「三長一短」，掛號時間長、候診時間長、計價領藥時間長，最重要的診病時間反而最短。經榮總一再改善，病患毋須辛苦排隊，可用電話預先語音掛號或憑醫師簽發的預約單，算好時間入診室看病。即使過號也不要緊，多輪兩人而已。計價取藥全由電腦連繫，病患按序號到達，立即辦妥。正因爲作業迅快，病患可在半天時間內看兩三科的醫生，還可完成多項檢驗，其結果馬上以電腦傳給門診醫生。

我家一直定居台北北投，石牌榮總距離我家最近，又最受我信賴，所以幾十年來家中老小四代有病有痛都在榮總治療。俊三本身是榮民，全部免費，我們眷屬前期有公保，後期有全民健保，祇負擔小部份醫療費用。

我的兒子、孫女、孫子出生在榮總，我的父母活到九十幾歲靠榮總，俊三六年抗癌靠榮總，甚至老人們的祀終典禮也是在榮總「懷遠堂」舉行。榮總於我一家，恩惠良多矣！

我自己體健，七十五歲前甚少生病服藥，祇在榮總動過三次大手術；一爲四十歲前剖腹生幼子，二爲四十三歲切除幾乎引發腹膜炎的盲腸，三爲六十八歲切除粘連小腸。七十五歲，正在大陸安頓下來，準備多住些時，忽然兩腳水腫發麻，我以爲腎臟出了問題，急忙返回台灣，到榮總看腎臟內科。經過X光、超音波、心電圖、驗血、驗尿各種檢查，腎臟內科醫師斷定我腎臟沒毛病，是末梢血管及神經不暢引起的水腫及發麻，應改看心臟內科及神經內科。他說完立即替我掛當天兩科的號，從此我成了心臟內科余文鍾醫師及神經內科醫師王嚴鋒的長期病人。每當離台入大陸之前，他們會給我三個月的藥量，可一次領出，按日服用。十年間曾從驗血中得知我血糖突然過高，王醫師給我加開降血糖的藥，一年多恢復正常後暫停。



二〇一九年，我八十五歲了，一次驗血發現我腎功能變壞，再照X光，才知道右腎有三公分的大顆結石。這一次王醫師把我轉給泌尿外科林志杰醫師，結石太大，林醫師安排我立刻住院接受輸尿管鏡碎腎結石手術。這項手術本來可局部麻醉，但麻醉師試了三次從脊椎注射麻藥不成功，祇好又做全身麻醉。與四十幾年前的剖腹產子的麻醉相較，我覺得現在的醫術進步太多了，那時迷迷糊糊快清醒的時候，護士守在床邊，一面用手輕拍我的面頰，一面問：「妳叫什麼名字？妳家住哪裡？」現在有了更先進的醫療器材在監控，醫生護士都很有信心的讓我自己一下子全醒過來，我還以為未做手術，誰知早做完了，我已在手術室待了五個多小時，把外面坐候的兒子、媳婦都等急了。在榮總二等病房（兩張病床）住了四天三夜，結賬得知全部費用近五萬元台幣，但我祇要交三八〇元膳費，其他全免。我是俊三的遺眷，可獲得他遺留的榮民福利。

榮總各科的門診醫師每天工作量大甚大，半天得看好幾十名病人，但

他們始終保持和善耐煩的態度，真正做到了「術德雙馨、視病如親」。有些病人在診室待好久，我曾問過醫師，他們有什麼疑難的症狀嗎？醫師的回答是：老人家習慣絮絮叨叨說個不停，我們不好制止的，聆聽也是一種治療呢！榮總的護士慣於面對無家無眷又急躁粗魯的老榮民，也顯得特別溫和和有愛心。俊三癌末時期住在「中正樓」十二樓的安寧病房，我們親眼看到護士小姐對癌痛的老伯伯溫言撫慰，覺得她們就是可敬可愛的天使。台灣爲了重視護士，已提高她們的職稱為「護理師」。

我父母年邁後經常去麻煩榮總的急診室，那裡由救護車送來的傷患都先行救治再慢慢計費，絕不會發生交不起保證金就沒得醫的情況。榮總和台灣別的大醫院一樣，設「社會工作室」，實在貧困的病患可去申請求援。在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方面，病越重，自己負擔醫療費的百分比越少，一切規定以符合人性化為標準。

十年來常居大陸，因陪伴親戚或去探病，接觸過城市裡的一些大醫院，首先，要看專家的門診得多交掛



號費，這一點就顯得不公平，而且醫生基本的薪資不高，要從醫療業務中抽成，所以病人一來，醫生先開各種檢驗單，每一張都索價不菲，動輒千元人民幣，光一次初診便要花大筆錢，難怪一般老百姓都會視入醫院爲畏途。

大陸政府在習近平領導之下，推行認真肅貪及精準扶貧，各方面已幹得有聲有色。期望能迅快提升醫療文化，在各大都市多建幾間像台北榮民總醫院這樣高水平的醫院，造福人民。